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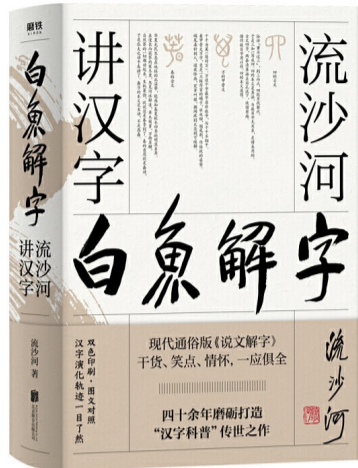
科普文学

走近汉字的江湖

■钟芳

了解汉字的前世今生,就是探悉中国博大精深的文明历史。著名作家、古文字研究学者流沙河以《白鱼解字》(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7月出版)为索引,把我们带入到馥郁芬芳的古文字现场,通过剖析汉字起源、生成、流变、发展的历程,在横撇竖捺间,趣意盎然地串联起一部汉字文化的生动江湖。

流沙河一上场,就跟广大读者幽了一默。初看书名中的“白鱼”,还以为是指某位姓“白”的人氏。后经他一指点,方知此“白鱼”,非彼“白鱼”也,乃古文中特指啃食书本的一种昆虫。为了探求汉字的博大精深,讲述汉字的文明历史,作者特意择取了现代汉语中的一些常用词,来完成他的系列科普。如表数量的“个十百千万”,表季节的“春夏秋冬”和表方位的“东西南北”,表五行的“金木水火土”,体现农业生产的“禾黍稷秫”,与人们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“贝赏贤贵负贮”,反映畜牧生态的“牛羊马豕犬”,折射服饰演进的“葛巾麻布丝帛”,观照饮食文化的“茶米酒麦鱼”等等。这些常用词,或直观、或隐讳、或深邃、或坦诚地彰显出国人的精神气象,也是人们在思想文化方面,逐渐由青涩迷惘走向深沉博大的鲜活佐证。毫不夸张地说,汉字的每一次嬗变,都是汉语体系



历经凤凰涅槃后,一次返璞归真的重生过程;也是人们的思想认识、文化诉求、包括行为理念,在语言文字领域求新求变的客观反映。流沙河以古文字家的扎实底蕴,针对一个个特立独行的汉字,历数它们在古老的甲骨文时期,到之后的金文阶段,再到相对比较成熟的篆文时代的独到表现。具体到这些汉字在笔划、结构、偏旁、部首的迥异,字音、字义、字形上的递进,以及象声、会意、象形等方面的演化,逐一进行分析比对,让每一个看似静默无声的汉字,在抑扬顿挫的音律唱和下,在巧夺天工的笔墨书写中,立马变得立体鲜活起来。

流沙河讲解这些汉字的演绎过程,既妙趣横生,又新颖别致。例如,他把“一”字比喻成宇宙之始,万物之源,大道之根。在他的赏析诠释下,一个看似简单的“一”字,既衍生出了表示数量众多的“十”字,还创意无限地缔造出了恢弘博大的“万”字。类似的例子,在书中几乎俯拾皆是。这些汉字的横空出世,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果,一撇一捺间,充分体现出中国人民高蹈的思想智慧。透过它们亮丽的身影,可以看到整个汉字文化删繁就简的过程:从书写的繁复,笔划的滞涩,读音的雷同,到字形的简洁,运笔的流畅,声律的多变,古老的汉字越发以绚丽多姿的面容,刚劲挺拔的身姿,朴实庄重的气质,近乎完美地彻底征服了一代代国人的心灵。

如今,检视这些一个个都有故事的汉字,从它们简约但不简单的历史流变中,可以清晰地看到,汉字文化在中华文明的濡染沁润下,所呈现出的大道至简的文字魅力。当下,我们品味它们的风采,追寻它们的风骨,是为赓续文明传承文化而来,这需要一种专业的精神与态度。恰如流沙河在本书中所言:“解字好比侦探破案,事属科学……”有了这种共识,则汉字的文明兴盛和广阔发展,便有了新的依托。

风雨梨花清明来

■廖天元

大多“上山”的那天,父亲哭得撕心裂肺。一路送行的人,大多在沉默中忧伤,父亲的哭声便显得格外独特而悲怆。我搀扶着他,让他节哀顺变,毕竟快70岁的人,身体经不起这样的折腾。父亲置之不理,一路泣不成声。

我完全理解父亲的悲痛和不舍。兄弟如手足,十指连心。况且父亲四岁的时候,奶奶便走了,兄弟姊妹的成长,便由家中老大一手操持。那个时代,刚从动荡不安兵荒马乱中走出,一切百废待兴,在这样的背景下,操持两个字想必该有多么沉重和艰难!如此患难与共,父亲和他唯一的长兄,感情可想而知!

我以为自己不会哭,其实早已泪流满面。往事一幕幕涌上心头。在那些穷苦的岁月,大多像一盏烘笼,温暖了我们一家最艰难的日子。

子。幼小的我,也无数次被父亲从父亲的棍棒之下解救出来。我跟着堂哥堂弟们玩耍,跟着他们把大妈喊妈,把大爷喊爹,把亲生母亲叫作嬢嬢,直到我参加工作,才改了口。

但我不得不承认,是时光模糊了记忆,距离拉远了亲情。我到县城读书,到异地工作,老家慢慢变成乡愁的符号。逢年过节回老家的时候,大多总是忙碌着,我们彼此问候之后,我塞给父亲一个红包便会落荒而逃。

不仅仅是父亲,对于堂哥堂弟,我无奈地发现,我们天各一方,一年只在春节见面。我们记忆停留在顽皮的童年,童年后的路,我们未曾一起走过。路上的风景,我们未曾一起欣赏。所有的酸甜苦辣,我向朋友诉说得更多。他们,慢慢变成我身边最熟悉的陌生人。

事实上,很多都陌生了。老家的年轻人,同龄的下一代,似乎都在外面找寻自己的天空。春节我能看到他们的车,或好或差,停在路边。他们探出头,担心错车会发生擦挂,我看见他们的脸,竟然是那么陌生,我想喊声毛儿、二狗、姪娃,却怎么也叫不出口。

那个小地方,似乎只有我一人通过读书走了出去。走出去不意味着挣回钱。他们都比我有钱,一个个把土坯房推掉,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。而我老家的房子一如以往的矮小陈旧,在山沟沟成了另类,而我

自己,无疑也成了他们眼中的“异己”。

在老家的时候,我感到孤独。无聊的时候,我喜欢和母亲养的小狗玩。那只小狗,一尺来长,白中带黄,母亲叫它小黄。母亲一叫,它就屁颠屁颠跟着去了。我叫它,它停住,不过来,眼神里有畏惧,有陌生。

母亲对我说:“我也和你一起在城里住呀,但是,家里的鸡怎么办?狗狗怎么办?那天我去给你准备蛋,小黄跑过来抱住我的腿……你大爷走的时候,鞭炮那么响,我以为它会跑掉,但它就在厨房一动不动……”

母亲这番言语,让我突然泪目,我再次发现,请父母进城,不是我以为的正确选项。我看着小黄,有感激更多忧伤。

这些日子,我一直在思考故人的离去意味着什么?我想到一组词:没落、孤寂、荒凉……对,还有疏远和抛弃。是的,抛弃。生命被时光抛弃了,故乡被晚辈抛弃了,亲情被距离抛弃了……我难过和担心的是,我最终也会被抛弃,从此与故乡和亲人变得格格不入。

幸好,每年都有许多节日可以相聚,例如清明。我相信,在每一年梨花飘落的时候,所有的亲人,会从四面八方归来,就此一拜。

捡薪少年背柴郎

■罗毅

踢踏的脚步声,由远而近,背了满满一背篓枯柴的少年,闯进了我的镜头。二五八,赶场天,大湖边的农家,几乎倾巢出动,往那烟火浓烈的集市而去。这捡薪背柴归来的少年,就成了我镜头中难得的人影。少年约莫十四五岁,稚气未脱的脸上,有汗水流淌的痕迹。黄色竹背篓上的白色细绳背带,深深勒进少年的冬衣。呵呵,多少年了,难得见到的勤快少年郎!见那背上篓中枯柴,高过了少年的头顶,重量,怕是不轻呢。

捡柴啦,孩子。读几年级?抓拍完毕,我微笑,向背柴郎打声招呼。

少年腼腆,边走边说,轻声回话,九年级了。

马上要考高中了吧,这么勤快啊。

放寒假呢。帮爸妈干一点是一点。少年说完,往他湖边坡坎上的砖瓦房走去。

望着孩子微微向前弯曲的背影,刹那间,强烈的幻灭感,涌上心头。四十多年前,水瘦山寒时节,乡村的少男少女们,相约着上山去挖树苑、砍柴火,为终年在水田旱地里劳作的父母,减轻一点沉重的负担。寒冬腊月天,没有人教,也没有人指令,穷人的孩子早当家,那一群过分早熟的孩子,也如眼前这个捡薪背柴的少年一样,体验着生命中的甘甜苦辣。犹记一个寒假下来,厨房柴火灶旁,满墙堆叠着如山的劈柴树苑,炉火熊熊,满屋飘荡着柴草的烟火味道,忙前忙后的母亲高兴得合不拢嘴。

少年,如你一样,我曾经也是一个捡薪背薪人。只不过,那年那月,我个子没有你高,身子骨没有你壮,身上的衣裳、脚上的鞋袜,没有你在新潮时髦……

第一时间,我把红梅与少年的影相定格,分享到手机朋友圈里。不消半个小时,朋友圈点赞如潮,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。

远在北美的音乐老师点赞,并评论道,花儿与少年。远涉重洋的老同学,念念不忘身在中国时观看的真人秀节目。作为从事音乐教育的师者,捡薪少年的影子,勾起了她对中国独生子女自理能力、价值观念、生活方式、人生态度的思索。我赶紧回复一个大大的笑脸。

放了寒假的农村少年,自觉主动背起妈妈的背篓,去湖边捡拾水中漂来的枯枝腐木,为并不富裕的家庭积攒“财富”。勤劳、节俭的品德与美德,就在这一捡一背过程中,播下了希望的种子。假以时日,这少年,未必不是参天大树?

出差北国之滨的广州律师朋友发出感叹,说出大实话:“我小时候捡树叶烧。”旋即又飞来一句:“落叶添薪仰古槐。”我赶紧拱手施以礼节,触景生情思华年。想当初,这位律师朋友勤快如同眼前少年——江中打鱼,街头卖钱,补贴自己的学费。如今,打鱼郎功成名就,成为南国某律所掌门,可他是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少年苦难的。

70后的医学院教授平时极少在朋友圈中说话,看到圈中信息,破天荒飞来一句——该让城头的娃娃看看。教授的孩子,聪明伶俐,大概与背薪少年年岁相仿。看来,无意中的一次抓拍,或许在某此地方,触碰到了美女教授心中的柔软处。君不见,时下城中少年,有几人,能够主动为父分忧、为母担愁?不能绝对说没有自己成人的优秀生,只怕大多数,还是让长者劳心费神。孩子们虽不是锦衣玉食,但那些终日泡在咖啡馆混光阴、啃着面包牛奶、不是名牌不上身、奔三奔四之人还奶声奶气不愿长大的公子哥哥潮姐儿,少吗?

放下手机,捡柴火的少年郎,背着空空的竹背篓,又出现在了的面前。我没有告诉他我朋友圈中的消息,只是问道,还去捡柴?少年仍然细语轻轻,趁天晴,多捡点,快过年了呢。

是的,再过十来天,就要过年了。折腾人的年份,终将成为记忆。尽管可恨的疫情未了,但春天的气息,已然在大湖升起、在枯草中萌动、在山川大地上聚集……

